

冕寧文史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冕宁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第一輯

97.7/18

冕宁文史资料选辑

第 一 辑

主编 穆文彬 副主编 肖雅兰 袁道远
编辑 余亚岚 王 勇 周 强

冕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冕宁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主 任：穆文彬

副主任：肖雅兰 李时森

委 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寸家义 马发文 马文忠 王道义

毛幼熙 古荣华 刘善兴 孙世煜

古泽明 李杨明 李时森 何成礼

张元才 杨存礼 陈 一 卢福音

余亚岚 肖雅兰 梁成忠 徐炽才

袁道远 谢 治 谢成远 穆文彬

顾 问：曲木拉马 杜乐忠 陈元伦

前 言

冕宁县地域广袤，历史悠久，据一九七五年发掘的三块石大石墓残留纺织物及其它文物考证，春秋战国时期已近入农耕社会。公元前一百一十一年汉置台登县，属越巂郡。唐初为月边州，属中都督府。肃宗至德二年（757）后属吐蕃王朝，贞元五年又属唐。元初置苏州和泸沽县，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改设宁番卫。清雍正六年（1728）裁卫置冕宁县，距今二百六十年。

冕宁县汉、彝、藏、回族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光绪二十一年（1895），继成都教案之后，冕宁县发生了反洋教斗争，有力地支援了全省各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七十多年前暴发的“拉库改汉”，就是彝族人民反对阶级压迫、反对黑暗统治的一次大规模的

奴隶起义，至今在彝族人民中世代广为流传；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经过冕宁，并在冕宁建立了革命政权，发展了革命武装和党的组织；彝族果基支头人果基小叶丹与刘伯承元帅歃血结盟，使红军主力部队顺利地通过彝区，从而赢得了时间抢渡大渡河。树立了执行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的光辉范例。

早在三十年代初期，冕宁就有了党的地下组织，并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一股摧毁黑暗制度和反动势力的革命力量，他们积极领导各族人民广泛开展反饥饿反压迫的斗争，为冕宁县的解放运动建树了不朽的丰碑。

为了记录并研究这些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事迹和广博浩繁的宝贵史料，使之不因日月流逝而湮没，《冕宁文史》以是应运而生！

《冕宁文史》是反映近百年来冕宁重要史迹的文史资料选辑。它是广大作者的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的、真实生动的史料，因而具有宝贵的历史价值和科研价值。它将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力求客观地反映历史真实

面。同时提倡学术民主，可以对同一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提出不同见地，以期去伪存真，不致失之偏颇。

我们根据民族性，历史性等原则，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观，致力于冕宁县文史资料的研究、挖掘和抢救工作。但由于水平有限，错误和疏漏一定难免。诚恳地希望得到各界读者和文史工作同行们的批评、指正。

在编纂和出版中，我们得到冕宁县党、政部门及省、州、县属厂矿企业单位的普遍关注，并给予了工作上的支持和帮助，谨此一并致以谢意！如果通过这本选辑的出版和发行，能引起和推动各界朋友们对我县文史资料的发掘整理和进行研究的兴趣，这将是我们所寄予希望的。

愿《冕宁文史》象文史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展现在读者面前！

穆文彬

一九八八年春节

目 录

- 拉库改汉……………谢成远、肖雅兰（1）
- 中共冕宁地下党的发展经过以及一些
活动情况……………王仕汉（16）
- 中共冕宁地下县委一只斗争的火炬……………
……卢福音、古荣华、宋光照（40）
- 伍培英西昌起义……………梁成忠（51）
- 忆一三六师在西昌的起义……………
……梁成忠、刘善兴（59）
- 冕宁民族小学教育工作回忆……………袁道远（79）
- 石龙镇小学两春秋……………古荣华（90）
- 雅砻江上的艰苦创业……………钦乙俊（96）
- 检叶拒金运动……………吉泽民（127）
- 记林同如二、三事……………吉泽民（137）
- 象征着中法两国友谊的一株桉树……………
……段儒望（142）
- 安宁河上游的喇嘛寺……………马文忠（146）

拉 库 改 汉

五十年前，著名的窝堡奴隶暴动——“拉库改汉”，是彝族人民革命斗争史上的光辉一页，是被压迫民族为争取民族平等用鲜血谱成的一曲悲壮颂歌。

一九一四年三月，窝堡的奴隶们在遭受奴隶主掠夺、杀戮，逼得走头无路的困境下联合起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暴动。他们高举火枪长矛、大刀弓箭，高呼“不做牛马，不当娃子，穿汉装、睡高床、用高灶、挂门牌”等革命口号；主张“自耕自食，人人平等”；在窝堡砸碎镣铐，赶走大黑彝，获得了自由，废除了奴隶制，开辟了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新天地。他们的革命暴动叱咤风云、震惊宁属，很快得到广大奴隶的积极响应，武装暴动迅速波及冕宁各地和大凉山彝族聚居区。

但是，奴隶们的革命暴动并未持久。被赶走的大黑彝一方面勾结大凉山各黑彝支头，纠集人马伺机反扑；一方面贿赂国民党地方政府，借用国民党兵力镇压起义。经过两次反扑和屠杀，于一九一六年九月，奴隶主又占领了窝堡地区，其它各地的奴隶起义，也宣告失败，又恢复了大黑彝的反动统治。

下面记述的就是这次事件的始末。

窝堡大黑彝保伍日木，是一个凶残而狡猾的奴隶主，在窝堡六家大黑彝的四千多亩土地中，保伍日木一家就占有两千余亩。连同他在冕宁城关地区、棉沙湾等处的田地，共有三千多亩，而他常常在亲戚朋友面前夸耀的是他有一百二十多户娃子。其中直接供他使用的娃子就有“曲诺”（明头娃子）六十多户，“呷面”（锅庄娃子）四十多人。

在奴隶制社会中，人被严格地划分为四个等级，即：土司（彝语称为“兹莫”，掌权人的意思）、黑彝（彝语称之为“保河”，统治者）、

白彝（彝语称之“曲火”，被统治者）、锅庄娃子（彝语称为“呷阶”、“呷西”，意思是围着锅边转的人，属等级制中最低层，毫无一点人身自由权，视为“会说话的牲口”）。

白彝的社会地位高于奴隶（锅庄娃子），他们独立经营、独立生活，但肩负着繁重的劳役和负担。他们在每年的节气或大黑彝举办的重大活动时，都要向黑彝“进贡”纳税，而且有固定不变的上贡规格，如每年过年前每户白彝要送给大黑彝白酒一坛（五斤以上）、燕麦炒面一袋，或荞面一袋，如遇奴隶主操办婚事时，则送猪一头或羊一只，酒一坛。

黑彝和白彝之间，在每代人（即同代人）中放一次“杂布达”（即两斗粮食的高利贷）。从开始放债到第十个年头，本利加起来为十石（一石为十斗，一斗约25—30市斤），如果在收债时间内支付得起，黑彝则当众奖给白彝一条裤子穿，如是支付不起，将其女儿强迫当黑彝家的锅庄娃子，充当“丫环”，儿子则分配给黑彝儿媳的丫环作男人。

此外，白彝每年要向大黑彝无偿劳动5到20天，自带口粮和农具等。

除了以上不合理的制度外，保伍日木还别出心裁地盘剥奴隶、白彝，他在每年的年初发给白彝家两个鸡蛋，到年底要由白彝偿还两支大鸡。大黑彝之间的冤家械斗更是奴隶娃子的灾难，不仅出人，还要出钱出物。娃子死后无子继承，其家产无条件地由黑彝霸占，这种情况称作“吃绝业”。在奴隶制社会，奴隶娃子的一切都是黑彝的，“吃绝业”似乎也就是自然的事了。保伍日木为了到处“吃绝业”，他想尽了种种办法，要尽了各种把戏。例如，看见劳动者中那家的庄家种得好，他就眼红眼黑、估吃恶霸。见那家明头娃子家产大，他便垂涎欲滴，或明偷暗抢，或强加罪名，最后杀掉全家“吃绝业”。

无偿劳役对娃子的迫害更是惨无人道，每年明头娃子必须自备口粮、耕牛、农具给保伍日木一家服劳役，天不亮下地，夜晚才收工。做活路时有管家拿着皮鞭监工，娃子连抽烟打

火铤的时间都没有；锄头坏了，监工马上就换一把；锄头木楔松落，监工把准备好的木楔给补上，反正不准娃子喘一口气，耽搁一刻时间。由于春、秋两季劳动过度，许多娃子经常是累得吐血、昏倒，有的倒在血泊中再也起不来了。有一次，娃子曲木列拉做活忘带耕牛上田，保伍日木知道后大发雷霆，用一尺长竹针穿进他的鼻子牵着当耕牛犁田，竟被活活折磨死在地里。

锅庄娃子更低贱一等，不仅常年担负沉重劳役，赤身保体，食不饱腹，而且没有一点人身自由，只当作“会说话的牲口”，任意鞭打和侮辱。有一回，保伍日木的孙儿保伍别拐病了，日木把五十多岁的娃子曲木拉列、曲木尼古逮来当做羊子，逮住他俩的“天菩萨”围绕着病人转园圈送鬼，一边转一边通说：“我把这两个又肥又胖的羊子等到天亮时杀给你，换回我的别拐孙子”，曲木拉列也不甘示弱地说“要黑彝就拿黑彝，要白彝就拿白彝”（意思是鬼要谁去谁就去，不能代替）。还没等到鸡

鸣，别拐一命呜呼，拉列和尼古幸免罹难，急忙半夜逃跑，躲藏深山。锅庄娃子达久古居有五个儿子、四个女儿，一直不敢自行婚嫁。达久古居是个七十多岁老人，倮伍日木每次喝酒醉了，牵着马不骑，一定要达久老头背他回家。年复一年，达久年老体弱，向日木央求儿子顶班，被痛打一顿，并且说老头变心了，另有主子了，更加残害老头。一次，达久古居背日木到半山走不动了，被日木命令身边随从将其头发拴在马尾巴上，自己骑在马上打马飞跑，达久老头就这样被活活拖死在路上，一身血肉模糊，体无完肤。

窝堡的奴隶娃子主要是达久、曲木、沙马三个支系，约三千多人口。他们被黑彝欺压盘剥，逼得无路可走，实在无法生活下去。为了摆脱这世世代代的苦难，求得自由解放，于是在达久古居的娃子、曲木卞尔、沙马石曲、曲木俄说等人的领导下秘密联合起来，在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十五日杀了一只鸡、一条牛和一只羊，集结一百多个奴隶，在俄佐倮古（藏族山

梁)吃血酒，钻牛皮，向天盟誓，准备武装暴动以推翻黑彝统治。提出“不当娃子，改汉当汉人”的革命口号，号召“各家杀掉各家的黑彝，把窝堡所有的黑骨头赶到大凉山去”。马头山的汉族同胞尹祝三、尹连成，窝堡的刘保山、魏老四、魏洪山，羊房子的徐三爷等人和窝堡的一部分藏族群众也纷纷参加了“吃血酒”，共同商讨暴动时间、联络起义人员。同时决定派人到冕宁县衙门告状。由于无人写状纸，告状的人一手拿细白面馍馍，一手拿野草渗合的谷糠馍馍，表示说娃子苦累一年吃的是草糠馍馍，奴隶主不做活路却吃白面馍馍。县衙门官府面对前来告状的奴隶代表、计生一智，认为“打财喜”的时刻到了。从中捞一把，便派要员“马大人”亲自带兵前往窝堡协助奴隶们改汉，以便归顺边民，达到长期统治的目的。

次年，即一九一四年，阴历属“虎”年，彝语称“拉库”。二月间，奴隶们集中一百多条火枪土炮和矛子大刀，在俄佐巴甫集会起

义，举行武装暴动。一时炮火四起、吼声连天，起义声势震撼山岳，黑彝们措手不及，吓得团团转。当天杀了大黑彝保伍佐达、保伍你达和果基尔且三人。专横跋扈、穷凶恶极的保伍日木、保伍勒莫也成了起义者的俘虏，戴上铁镣木枷听候惩处。其余的黑彝头人吓得闻风而逃，携带全家老小仓惶离开窝堡，迁居异地。

昔日骑在奴隶头上的大黑彝不敢作威作福了，他们中有的被起义者杀了，有的被县衙门官兵抓起来投牢关押了，有的全家跑光了，窝堡真正成了奴家当家作主的天下。为了庆贺起义者的胜利，彝、藏、汉三族人民破天荒地欢天喜地、载歌载舞，家家杀猪宰羊，欢庆翻身解放。许多奴隶拆掉锅庄打高灶，不穿彝族衣服穿汉装，不睡羊耳笆笆睡木床。许多彝族姑娘也学汉族姑娘一样梳妆打扮，穿裤子穿花鞋，系围裙腰带。家家门上也学汉人家门一样钉上一块门牌，表示他们已经改汉归流，从黑彝的铁蹄下站起来了，已经不是黑彝的娃子

了，翻身自由了。

在暴动期间，汉兵趁火打劫，黑彝家的牛、羊、马匹能赶走的都抢走了，包括奴隶的一部分财产也被带走了。大黑彝的房屋虽然比较阔气一些，但奴隶们怕有鬼不吉祥，都不愿意住进去。只有田地由各家娃子自由占领。就这样奴隶们通过自己的斗争，在窝堡这块土地上开辟了一个没有阶级剥削和压迫的新天地，开始过着自耕自食、平等自由的新生活。

窝堡奴隶暴动，震动了整个彝族地区。冕宁县的苏州坝（今惠安、宁源一带）、枫槽沟、森荣、棉沙湾、马头山、麦地沟、哈哈、樟木沟等地，以及邻近县的越西、大凉山等地的彝族奴隶也纷纷响应，准备暴动。一九一四年三月，各地派代表约五百多人，汇集在冕宁大桥镇开会。会上，窝堡代表达久布楚（达久古居的次子）、沙马石曲、曲木俄说等人先后讲话并介绍窝堡暴动经验。大会号召各地奴隶暴动起来，消灭黑彝统治阶级，赶走黑彝骨头。

大桥会议以后，奴隶暴动的愤怒火焰，很快在许多彝族地区燃烧起来，掀起了奴隶解放斗争的浪潮。

可是，好日子过起来很快，也容易忘掉自己的敌人。窝堡赶走黑彝以后，奴隶们安居乐业，转眼过了两年时间，奴隶们革命意志逐渐消退，组织涣散。社会上流传着各种谣言，说奴隶造反是大逆不道，造反奴隶的家庭永远不得安宁，魔鬼要纠缠奴隶一辈子。起义者们一点也没有想到这是黑彝统治阶级不死心，企图从精神上摧垮他们而施展的阴谋诡计。而且也没有意识到大黑彝倮伍日木、倮伍勒莫在押送官府途中脱身逃跑就是一个隐患。

一九一六年七月，倮伍日木等勾结凉山果基支的大黑彝，集中三百余条九子茅塞枪突然卷土重来，大举反扑，抄小路走樟木沟翻山围剿窝堡。首先占领了稗子田梁子，俯击窝堡村寨。奴隶们遭受突然袭击，惊惶失措。拿枪，多数枪无弹药；拿刀子矛子，刀矛都已锈刃，没办法的情况下只好边抵抗边撤离窝堡，退